# 从形象到译名：中国龙与西班牙龙的文化比较

吴凡，丛亚平 *
吉林外国语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7
DOI:10.61369/HASS.2026060037

**摘　　要：** 中国龙和西班牙龙虽在英语中同被译为 dragon，但文化内涵截然不同。本文以两者为比较对象，从外在形象、神话职能、文化心理根源及民俗艺术呈现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其差异背后的深层根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龙”英译由 dragon向 loong转向的翻译争议与文化话语权问题。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西文化交流差异的理解，并为跨文化翻译实践提供参考。

**关 键 词：** 中国龙；西班牙龙；跨文化比较；文化话语权；龙的文化翻译

## From Image to Translation Name: A Cultural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hinese Dragon and the Spanish Dragon

Wu Fan, Cong Yaping*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Abstract:** Although both the Chinese dragon and the Spanish dragon are translated as "dragon" in English, their cultural connotations are fundamentally distinc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two entities from four perspectives—external appearance, mythological functions, cultural psychological roots, and folk art manifestations—to reveal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ir differences. Furthermore, it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controversy and issues of cultural discourse surrounding the shift in English translations from "dragon" to "loong."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exchange disparit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provides insights for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practices.

**Keywords:** China dragon; Spanish dragon;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cultural discourse power; cultural translation of the dragon

## 引言

中国龙文化日益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龙长期被直接译为西方的 dragon，这种翻译上的强行对应引发了跨文化交流中的诸多误读。要理解这一翻译误读的深层根源，首先需要对两种龙文化本身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西班牙作为典型的西方天主教国家，其龙文化既承袭了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龙传统，又发展出加泰罗尼亚、瓦伦西亚等地区独具特色的本土形象（如 tarasca、cucafera、vibria等），为中西龙文化比较提供了一个具体而丰富的样本。本文即以中国龙与西班牙龙为例，遵循“从形象到译名”的递进逻辑：先对二者进行多维度文化比较，在此基础上再回应当前的翻译争议。

在具体讨论之前，有必要对研究对象加以界定。本文所讨论的中国龙，是指自先秦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逐步定型并延续至今的神圣形象；西班牙龙则指西班牙语境下的 drag ó n及其各地节庆中的地方变体。两者在神话原型层面均存在相对稳定的核心特征，而西班牙龙的地方变体则体现了同一文化传统内部的多样性，本文将在相关章节中分别加以讨论。

关于中西龙文化比较，国内学界已有较丰富成果。李慧敏从跨文化交际理论出发，梳理了中国龙的五种文化内涵，并提出跨文化交际应遵循平等性、整体性和动态性原则 [4]。章嘉程从政治制度、自然地理、宗教信仰等角度探讨了中西龙文化差异的成因，并对龙的翻译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 [9]。此外，一些学者也从文化误读、内涵异同等角度进行了探讨。相较而言，专门针对西班牙龙文化的研究则相对有限，多依赖古籍与神话原典，如 Juan Pablo S á nchez Beltr á n对东西方节庆中龙形象的梳理 [13]，以及 Nadia M. Consiglieri对中世纪西方龙图像学演变的系统考察 [11]，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材料支撑。

通讯作者：丛亚平。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一、中国龙与西班牙龙的多维度比较

### （一）外在形象比较

中国龙的形象自古便是多种动物特征融合而成的复合体。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描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长能短，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3]。宋代罗愿所著《尔雅翼》对龙的形态有更为细致的记载，称其“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口旁有须髯，颌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5]。这一形象的生成逻辑可概括为“添加式”的融合：汇聚各类动物的优点于一身，塑造出一个兼具智慧、力量与祥瑞的复合神兽，由此折射出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文化取向。

与中国龙的“添加式”融合路径不同，西班牙龙的形象生成逻辑更接近“恐怖式”的夸张渲染。达·芬奇曾描述西方龙的经典造型：“若要使一种想象的动物显得自然，例如龙，可取猛犬之头、猫之眼、豪猪之耳、猎犬之鼻、狮子之眉、老公鸡之鬓角，以及水龟之颈”[11]。这一描述基本奠定了西方龙蛇身、蝠翼、爪牙锋利、能喷火的经典形象。在西班牙本土，加泰罗尼亚与瓦伦西亚地区的圣体节游行中，逐渐发展出 drac、vibria、cucafera 与 tarasca 等地方性怪兽形象。其中 tarasca 相传是栖息于罗讷河口的凶兽，兼具龟、蛇、鳄鱼的特征，后被圣玛尔塔以温顺的蓝色缎带牵引入城；cucafera 则形体似龟首似龙，在圣玛加利大的传说中一度将圣女吞入腹中[13]。这些地方怪兽虽形态各异，却与西班牙 dragón 共享着蛇形躯体与邪恶属性的核心特征。

### （二）神话职能比较

在中国神话体系中，龙首先是掌管云雨的自然之神。《论衡·龙虚篇》云“龙乘云雨而行”[3]，《山海经·大荒东经》亦载“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8]，可见龙自古便被赋予兴云布雨的职能。李慧敏将中国龙文化的内涵归纳为自然的化身、祥瑞的符号、贤才的代表、威权的象征与和谐的标志五个方面[4]。就自然化身而言，龙作为龙王爷承载着农耕民族对风调雨顺的祈愿；就祥瑞而言，龙与麟、凤、龟并称四灵，象征幸福安康；就贤才而言，孔子曾将老子比作龙，后世遂有“望子成龙”等说法；就威权而言，自汉代起龙逐渐成为皇权专属符号，历代帝王以“真龙天子”自居；就和谐而言，龙融合多种动物特征，本身即是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统一体。在上述内涵中，“自然的化身”最为根本，其余诸义均由此衍生。人与龙的关系总体是和谐共生的，很少出现人力图战胜或杀死龙的叙事传统。

与中国龙的自然神格不同，西班牙及整个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 dragón 自始便与邪恶紧密相连。有学者将其文化含义概括为“邪恶、黑暗、伤害、威胁、恐怖、杀戮、战争、不祥”[1]。《圣经·启示录》将撒旦径直称为“大龙”，其形象经中世纪教会艺术反复渲染，逐渐固化为异端与罪恶的化身。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在《词源》中系统总结了龙的形态特征，称其为“蛇类中最大的物种，其力量不在牙齿而在尾巴”[11]。与此同时，希腊神话中看守金苹果园的百头巨龙拉冬、看守金羊毛的恶龙等叙事，也塑造了西方龙作为“宝藏守护者”的另一重身份，它们贪婪地看守财富与宝物，成为英雄必须战胜的试炼性障碍。

职能上的上述差异，直接决定了两种文化中人龙关系的根本不同：中国龙是庇佑者，人与龙之间是祈求与回应的共生关系；西班牙龙则是障碍物，人与龙之间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对立关系。圣乔治屠龙拯救少女的传说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尤为流行，蒙特布兰克等地至今保留着相关庆典[13]；圣米迦勒率天使军团与启示录中的七头巨龙搏斗，也是中世纪西班牙宗教艺术反复表现的题材[11]。龙或被圣徒降伏，或被骑士斩杀，其存在意义正在于作为被克服的障碍。这种“降伏与征服”式的叙事，与中国“祈求与庇佑”式的神人关系形成鲜明对照。

### （三）文化心里根源比较

形象与职能的差异并非偶然，其背后有着深层的文明根源。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张赢予指出，中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农作物收成的好坏对先民的生活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使得华夏先民很早便认识到农业生产与大自然的依赖关系，由此产生了对能够兴云布雨的龙的崇拜与祈求[8]。与此相对，古希腊文明发源于地中海北岸，土地贫瘠，人们只能依靠海洋谋生，而海洋在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充满了未知的凶险，先民对鳄鱼、蜥蜴等大型海陆两栖动物怀有天然的恐惧，这种恐惧经过文化的层层累积，最终演变为对龙这一妖化生物的否定与排斥。崔庆婕指出，西方海洋文明促使人们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渴望征服自然的价值观，古希腊思想家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言论正是这一观念的集中体现，而屠龙文化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的产物[1]。

从宗教哲学传统来看，中国文化的主流观点始终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即“天人合一”的思想。《易经》作为这一思想的最早源头，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华民族的学术理论，庄子“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荀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等论述，均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而非对立斗争的哲学立场。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龙作为自然力量的象征始终受到人们的尊崇而非征伐。反观西方，基督教长期扎根并极大控制着西方文化体系，其经典《圣经》中提到龙二十余次，均将其塑造为异端、诱惑与罪恶的化身，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善恶二元论宗教哲学[2]。在这一框架下，龙作为魔鬼撒旦的具象化身，其存在的唯一意义便是等待被正义的圣徒或骑士所降伏，善恶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由此深深嵌入西方龙文化的内核之中。

农耕文明对自然的依赖与“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共同塑造了中国龙作为庇佑者的正向形象；海洋文明的生存焦虑与基督教的善恶二元论，则共同铸造了西班牙龙作为障碍物的负面角色。两种文化心理，最终导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叙事与英雄传统。

### （四）民俗艺术呈现比较

中西龙文化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古代神话与经典文献之中，更在节庆民俗与艺术创作中获得了活态的呈现。

在节日民俗方面，中国的舞龙、赛龙舟等民俗活动历史悠久，人们在春节借舞龙祈求风调雨顺，在端午节赛龙舟以纪念先贤屈原，龙始终是承载集体祈愿的祥瑞符号。而在西班牙，龙的节庆形象主要出现在圣体节游行之中，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游行队伍中至今保留着 cuca、drac、vibria 等传统怪兽形象，这些形象最初曾一度从圣体节游行中消失，后又在地方节庆中得以恢复[13]。西班牙的火龙表演中，龙口喷出的鞭炮烟火意在渲染其地狱般的凶猛形象，而非如中国舞龙般传递吉庆之意。同一类生物形象，在节庆场合所承载的情感与寓意截然相反。

在艺术创作方面，安东尼·高迪的建筑作品是西班牙近现代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艺术中龙形意象最集中的呈现。高迪在为古埃尔庄园设计的入口大门上，塑造了一条振翅欲飞的锻铁巨龙，其灵感来自希腊神话中看守金苹果园的百头巨龙拉冬。有研究者指出，这扇大门上龙的姿态与星空中天龙座的形状相对应，门上以带刺铁球象征小熊座与大熊座的星群，整个构图在四五月的夜晚恰好正对北极方向，体现出高迪将神话、天文与宗教融为一体的独特构思[12]。此外，龙的意象也遍布高迪的宗教建筑之中：在圣家族大教堂的玫瑰经小堂，龙被塑造成手持炸弹的恶魔形象[10]；在奎尔公园的台阶上，龙则化身为色彩斑斓的守护性雕塑[11]。龙在高迪的作品中始终承载着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善恶对立的宗教寓意，同时又与自然崇拜的理念相互交织，成为其回归本源建筑哲学的重要注脚。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龙文化也逐渐进入西班牙民众的视野，其传播路径主要依托孔子学院、春节庆典等文化交流活动。然而，相较于西班牙龙文化在中国学界已得到较为系统的译介与研究，中国龙文化在西班牙的传播与接受程度，目前学界的相关实证研究仍显不足，这也为后续研究留下了进一步深入的空间。本节从民俗与艺术两个窗口呈现了中西龙文化的现实差异，而这一差异在语言层面的集中体现，也就是翻译问题，将是下一章讨论的重点。

## 二、跨文化翻译：从 Dragón到 Loong

中国龙与西班牙龙在起源与认同上存在根本分歧，然而在语言层面，二者长期被同一词汇所覆盖，这种翻译上的强行对应使得原本内涵迥异的两种形象被混为一谈，进而引发了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读现象[9]。这一问题在国际场合屡见不鲜：国内某出口服装企业曾选用龙的图案作为品牌标志，却因西方消费者对龙的负面联想而在海外市场遭遇滞销[6]。这一案例表明，翻译问题并非单纯的语词选择，而是直接关乎文化符号在国际传播中的实际效果。

为解决这一翻译困境，学界很早便开始探索将龙音译为 loong 以示区别的可能性。据考证，早在约一百六十年前便已有西方人将中国的龙音译为 loong；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生产的龙凤香烟英文名称即为 Loong Voong Cigarettes，李小龙的英文姓名 Lee Siu Loong 中的“龙”字也采用了这一音译方式[9]。2007年发表的《首届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宣言》正式提出将龙英译为 loong 的设想。近年来，这一方案得到了实质性推进：2024甲辰龙年，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等官方媒体已采用 Year of the Loong 的表述[9]。此外，《牛津英语词典》于2024年春季更新中正式收录了 Chinese dragon 这一词条，并在词源注释中明确说明 dragon 亦为中国帝王的象征[7]，表明英语世界的权威词典已开始正视中国龙与西方龙之间的本质差异。

龙的翻译之争，本质上折射出的是文化话语权的深层博弈。所谓文化话语权，是指一种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定义自我、表述自我的能力与权力。长期以来，中国龙被译为 dragon，本质上是西方文化在语言层面对中国文化的“他者化”命名，用一个本身就负载着负面宗教涵义的词汇去覆盖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符号，使得中国龙在进入英语世界时被迫“穿戴”上了西方的文化外衣。近年来这一局面正在发生改变，CGTN等官方媒体主动采用 Year of the Loong，正是这一话语权意识觉醒的具体实践。翻译争议的持续发酵本身亦表明，中国文化正逐步获得在国际话语场域中自主定义自身文化符号的权利。

## 三、结论

本文从外在形象、神话职能、文化心理根源及民俗艺术呈现四个维度，对中国龙与西班牙龙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二者虽共享蛇形原型与超自然力量这一表层相似性，其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却因文明类型与宗教哲学传统的差异而大相径庭。在形象上，中国龙是“添加式”的祥瑞融合，西班牙龙则是“恐怖式”的威胁渲染；在职能上，中国龙是兴云布雨的自然主宰，西班牙龙是等待被征服的试炼障碍；在文化心理上，中国龙的正面形象根植于农耕文明对自然的依赖与“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西班牙龙的负面角色则源于海洋文明的生存焦虑与基督教的善恶二元论；在民俗艺术中，中国龙承载着集体祈愿与祝福，西班牙龙则延续着降伏与征服的英雄叙事母题。本文对翻译问题的讨论表明，从 dragón到 loong 的转向并非单纯的语词更替，而是中国文化在话语场域中争取自主命名权的体现。中西龙文化的比较研究启示我们：跨文化翻译不应止于语词对应，而需建立在对双方文化逻辑的充分认知之上。唯有充分理解并尊重彼此文化内涵的独特性，方能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避免不必要的误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互鉴。

*参考文献*


[1]崔庆婕 . 中西“龙”文化差异中的中西生态观差异 [J].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12(3): 3-5.

[2]戴萌 . 中西龙文化对比与文化误读 [J]. 今古文创 , 2020(9): 90-91.

[3]许慎 . 说文解字 [M].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07: 587 .

[4]李慧敏 . 从中西“龙”文化差异看跨文化交际 [J]. 青海社会科学 , 2011(4): 139-142.

[5]罗愿 . 尔雅翼 [M].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 , 2005.

[6]许家进 . 中西龙文化内涵异同研究 [J]. 英语广场 , 2015(11): 48-50.

[7]曾泰元 . 再论“龙”的英译 [J]. 英语世界 , 2024(12): 82-86.

[8]张赢予 . 古代农业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以龙的中西方形象为例 [J]. 乡村科技 , 2018(18): 44-45.

[9]章嘉程 . 跨文化视域下中西“龙”文化差异研究 [J]. 新楚文化 , 2025(36): 57-59.

[10]Blanca Armenteros, J. Arquitectura y religión en Gaudí [J]. Anales de Historia del Arte, 1996(6): 123-140.

[11]Mariana Consiglieri, N., & Greif, E. Representaciones del Mundo Natural: de la Edad Media a la Modernidad[M]. IMHICIHU-CONICET, 2022:67-90.

[12]Ros, R. M. El dragón de Gaudí en Barcelona[R]. Network for Astronomy School Education.

[13]Sánchez Beltrán, J. P. Apuntes al estudio del dragón como elemento festivo en Oriente y Occidente: China y España[J]. HMIC, 2008(6): 192-212.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